

時代潮流的趨勢，民心的向背，革命之樹必然開花結果的緣故。東漢馬援所以棄隗囂、公孫述而就光武；圯上老人所以授張良太公兵法，無他，只因看清對方可棲、可傳。趙孝成王用趙括，以致有長平之禍；中共好高騫遠，興建寶山鋼鐵廠，耗費不貲，卻幾成廢廠，無他，只因認識不清。所以看清二字，真可說是成功的鎖鑰，豐收的鐮刀啊！

這二段文字，全由例子組成，先物後人，有詳有略，論證有力，長度放大。從第二段可看出，如

果拿破崙、國父也和後面的馬援、張良用簡例，增加的长度就有限了。

四、結語

上面所述的方法，雖重在縮短和拉長，但也多屬深化立意的技巧，所以有關深度的技法不再另列。方法不求多，惟求便利學習，與教學效果。謹提
供作參考。（本文中的大部分範文與修改，由陳亞南老師負責）

更正啓事

本刊一五五期拙作〈單字題命題作文的寫作方法〉一文文末所附〈錄大辟囚補記〉：「張禹是光武帝時人，當時的刺史猶屬位卑的官員，……」敘述太籠統，應改作：「張禹出生於光武帝建武年間，死於安帝永初七年。章帝建初中，拜揚州刺史。當時的刺史猶屬位卑的官員，……」

作者 王恣賢 敬啓

試析東坡〈念奴嬌〉及幾個相關問題

顏崑陽·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

一、先辨明二個相關問題

在還沒有賞析〈念奴嬌〉詞（大江東去）之前，先來辨明二個相關的問題。

第一個問題是：

東坡寫這首詞的時候，究竟面對怎樣的「處境」？抱持怎樣的「心境」。「處境」由客觀所面對的「環境」來看；「心境」則是由主觀所抱持的心理狀態來體會。主客兩面當然互相關聯著。

這個問題之所以與賞析〈念奴嬌〉詞有關，是

因為此詞並不只是客觀地描寫古人古事，他真正的創作動機是「藉懷想古人古事，以抒發自己的情志」，而這「情志」實貼切於作者自身的人生經驗與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觀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先瞭解東坡寫作這首詞的那段時期，其處境與心境如何，以做為詮釋作品意義的參照面。

這首詞根據南宋傅藻〈東坡紀年錄〉所載，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壬戌（西元一〇八二年），與〈赤壁賦〉同時。這個說法，殆無疑義，故諸本皆編於是年，東坡四十七歲。從這一年往前推三年，即元豐二年己未（西元一〇七九年），東坡遭遇到一

次生死大難，也就是有名的「烏臺詩案」。這很明顯的是新黨企圖整肅他而弄出來的文字獄。最後，死罪雖逃過了，活罪卻是難免，被貶往湖北的黃州。元豐三年庚申（西元一〇八〇年）二月一日到貶所。從此開始度著五年「待罪」的生活，這時，他的處境，一方面是按詔令規定「本州安置」，也就是不得擅離黃州，行動受到限制；另一方面，則是經濟上頗為困窘。至於心境，大約是在孤寂中放浪於山水，憂患中尋求自我的超曠。從這幾年的經驗，他對人生之無常之如夢，想必有更深的體會了。

第二個問題是：

這首詞題為「赤壁懷古」。「懷古」是古典詩歌中常見的一種「題材類型」。現行高中《國文教師手冊》認為它是「從唐代才興起的一種新的詩歌題材」。這個說法有點問題，「懷古」之作，唐詩中很普遍固然沒錯，但它卻非唐代「才興起」。要說「興起」，其實東晉就已有。盧諶有《覽古詩》，內容比較接近詠史。謝瞻的《經張子房廟》，以至劉宋時代，范泰的《經漢高廟》、鄭鮮之的《行經張子房廟》，謝靈運的《七里瀨》、顏延之的《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》、沈約的《登北固樓》等等，這些作品，題目中雖沒有直接標明「懷古」，但其內容卻顯然是「懷古」。

「懷古」應是從「詠史」分化出來的次類。

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

這首詞的上半片最精彩處，便是起筆的「藉物起興」，將看不到的歷史長河藉眼前看到的大江具現出來。這一條一實一虛的長河，有其類似性，可以被聯想在一起，故「興」而帶「比」。它們的類似性是：（一）兩者都「去而不返」，無法逆轉。（二）一切事物都被帶走，無所留存。這二個現象，總括地用「浪淘盡」三字簡潔有力地表現出來。

剛才說過，這兩條長河一實一虛。因此，起筆兩句「化實為虛」、「化虛為實」，而達到「虛實相生」之妙。實處，是眼前東去的大江，滾滾的浪濤。虛處，則是一條看不見而又明流走多少英雄豪傑的歷史長河。「浪淘盡」，也是亦實亦虛；「實」義是接「大江東去」，為眼前沖走各種物質的長江之「浪」。「虛」義是接「千古風流人物」，為經驗或想像中歷史長河之「浪」，淘盡所有的英雄豪傑。這兩句是全篇的「柱意」（撐住全篇意義的主旨），以下便循著這個柱意，再深細鋪寫。

前二句，我們除了注意到它「藉物起興」、「虛實相生」這類語言形式技巧之外，在內涵上，也

詠史」的興起更早，姑不論《詩經》中，《魯頌》的《閟宮》，《商頌》的《長發》、《殷武》初具詠史之性質。東漢班固的《詠史詩》便已明確為此類作品定型，其後曹魏時代之王粲、阮瑀、曹植，西晉時代之左思、張協等，皆有繼作。「懷古」與「詠史」雖類似，卻略有差別：「懷古」必須是作者親臨「古蹟」的現場，由景物「興發」對古人古事的感慨懷想，而「詠史」則可直接在閱讀史書的知識基礎上，就歌詠議論起古人古事來。這二者既有差別，自不宜混為一談。高中《國文教師手冊》第四冊第十六課，頁二八九既已認明此詞為「懷古」之作，頁二九三卻又說「中國許多詠史詩」云云，顯然失辨了。

這首詞是「懷古」，不是「詠史」。現場古蹟是「赤壁」，所懷的古人是周瑜、諸葛亮等；古事是「赤壁之戰」，興發的感慨是「浪淘盡、千古風流人物」、「人生如夢」。

二、《念奴嬌》賞析

念奴嬌赤壁懷古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

有二層意義值得體會：（一）「大江東去」這個意象，表徵了一切必然逝去，不可令其停頓或逆回的現象。宇宙人生在本質上不就這樣嗎？（二）這兩句涵攝的時空非常廣大，上下古今全入筆端。豪放詞的氣勢壯闊處，這兩句便表露無遺。

接著一筆點出所懷想的古蹟是「三國周郎赤壁」，著「人道是」三字，表示出於傳說，因此「赤壁之戰」是否確在此地，便不重要了，底下承接起筆二句，景物、人事雙寫：「亂石崩雲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」，大筆潑墨，寫景鮮明而痛快淋漓，極動態，極壯闊，極剛勁，「崩雲」是「虛」義，不是實指雲朵，而是虛構意象，用以「暗喻」懸崖間亂石嵯峨的姿態，有如天空崩塌下來的雲朵。「千堆雪」一樣是「虛」義，非實指「雪花」，而是直接借用「雪花」的形色以比喻「浪花」，這是「借喻」的修辭。接著，「江山如畫」總結景物，卻突然置入「一時多少豪傑」的人事；意象並列之間，本是自然景物的「空間」感，便融入了歷史人事的「時間」感，而蘊涵了讓人可以深入體味的「存在意義」了。同時，上片這結筆一句，也有開啓下片特寫豪傑人物周瑜、諸葛亮的作用。

下半片，從赤壁之戰的「一時多少豪傑」之中，聚焦描寫周瑜與諸葛亮。「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出嫁了，雄姿英發」，寫周瑜；他所選擇的角度，

是美人英雄的韻事，風流瀟灑。在充滿煙硝味的戰爭場面中，插入這「柔性」的一筆，很有浪漫之美。「羽扇綸巾，談笑間、檣櫓灰飛煙滅」，寫諸葛亮；他所選擇的角度，是名士談笑用兵的姿態，同樣風流瀟灑。在「檣櫓灰飛煙滅」這等「剛性」的戰火間，也插入「羽扇綸巾，談笑間」如此「柔性」的姿態。兩節合起來看，那麼浩浩大慘烈的「赤壁之戰」，卻讓東坡舉重若輕地寫得全無血腥味，活現了魏晉以來那種名士的形象，也符應了起筆所謂「風流人物」的切入角度。

這首詞，歷代的詮釋中，有二處歧義，第一處歧義，便是「羽扇綸巾」，究竟是寫周瑜或寫諸葛亮？我們選擇了後者，理由有三：（一）在事實上，赤壁之戰由周瑜、諸葛亮聯手打出漂亮的勝仗，不宜獨出周瑜而略去諸葛亮；（二）在句構上，至「雄姿英發」的「發」字為韻腳，韻腳處往往也是語義收結處，故「遙想公瑾當年」以下三句，可為一節完整的意義單元。自「羽扇綸巾」句，既承而又轉，「承」是指連接上義，續寫赤壁之戰的豪傑人物。「轉」是指由寫周瑜而移寫諸葛亮。故「羽扇綸巾」以下二句，另成一意義單元。當然，這二個意義單元必須連接起來，才能足成對赤壁之戰的描寫。（三）在典故上，《三國志·周瑜傳》並無周瑜臨陣「羽扇綸巾」的記載。而《諸葛亮傳》，盧弼集解引《

世說》曰：「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，克日交戰。宣王戎服蒞事，使人視武侯，獨乘素輿，葛巾毛扇，指揮三軍，隨其進止。宣王嘆曰：諸葛君可謂名士矣。」故「羽扇綸巾」一直都是諸葛亮臨陣的特殊名士形象，他人斷不能取代。

接下去的「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」。這是此詞第二個歧義處。這幾句的「主詞」是誰？也就是「誰」去「故國神遊」，「誰」在「笑我，早生華髮」？現行高中《國文教師手冊》說這個「誰」指的是周瑜；周瑜的魂魄重遊赤壁這個「故國」，和東坡相遇，「多情」的周瑜，一定會笑東坡今天的處境。這種刻意深解，看起來曲折，卻使文義反而不自然、不顯豁。

其實，詩詞中「主詞」省略是常有的情形，由篇法來看，這首詞描寫赤壁之戰的人事，到「檣櫓灰飛煙滅」一句便告結束。從「故國神遊」開始，筆鋒一轉，回到東坡自身的感慨。因此，「神遊」當然是東坡在「神遊」。所謂「神遊」是以心神想像而遊。「故國」並非實指眼前這「赤壁」，而是歷史上曾經存在而今早已滅亡的國家，這裡指的當然是參與赤壁之戰的三國了。它們早已在歷史長河中消逝無跡，因此只能憑靠心神想像而遊。而「多情應笑我」句，是「應笑我多情」的倒裝。「多情」是東坡在多情。所謂「多情」，便是感情豐富敏

銳，傷春悲秋、甲古傷今、離愁別緒，都是「多情」。東坡面對「赤壁」而「故國神遊」，不由得便甲古傷今起來，這便是「多情」。「多情」之人，哀樂翻騰，易致衰老，故云「早生華髮」。至於「誰」來「笑我」，主詞省略，不確定指誰，可指同遊赤壁之友人，可泛指假設性之讀者們。這樣解釋，豈不自然明白？

最後，他由「故國神遊」回到現實世界，看看功業蓋世的那些風流豪傑；再想想自己，才四十多歲，除了滿頭白髮之外，功業上有何成就呢？不過，從歷史經驗的反思中，他卻了悟到，一切成敗榮辱，終歸虛幻；眼前的「大江東去」可為見證，再怎麼風流，再怎麼豪傑，最後仍然像「大江東去」，逝而不返。他在同時期完成的《赤壁賦》中，不也譏諷曹操：「固一世之雄耳，而今安在哉！」因此，他終究相信莊子的智慧：「人生如夢」。「江月」如真似幻，在他灑洒江面之際，又陷入更深沈的感思中了。「豪宕」為表，「超曠」為裡，才是此詞真正的特色。

「人生如夢」是東坡經常浮現的觀念，在他還沒經歷「烏臺詩案」之前，便往往有此感慨，例如神宗元豐元年（西元一〇七八年），在徐州，築黃樓，又「夜宿燕子樓，夢盼盼」，而寫了《永遇樂》（明月如霜），詞中便有「古今如夢，何曾夢覺

，但有舊歡新怨」之嘆。這明顯來自莊子思想的影響。如今歷經「烏臺詩案」的生死大難，待罪黃州，對「人生如夢」，除了莊子的影響，歷史經驗的反思之外，更有切身遭遇之感了。

三、何謂「豪放」？「豪放」可以概括東坡詞風嗎？

《念奴嬌》一詞，向來被視為東坡「豪放」詞風的範例。但是，何謂「豪放」？以「豪放」去概括東坡的詞風，恰當嗎？這些問題，值得再深入探究。

最早視「豪放」為一種特定的詩歌風格類型，是晚唐司空圖的《二十四詩品》，其第十二品，便是「豪放」。但他用四言古詩的意象語言去界說「豪放」，讓人難以掌握精確的概念，從「天風浪浪，海山蒼蒼。眞力彌滿，萬象在旁」來看，應該就是一種氣象壯闊，骨力剛強的風格了。

從宋代開始，便有人以「豪放」來論述東坡之詞作。例如曾慥《東坡詞拾遺跋語》：「想像豪放風流不可及也」，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五：「（蘇軾）非不能歌，但豪放，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」。宋人說東坡作詞「豪放」，多不就作品本身的風格而言，而就作者的創作態度來說，指的是東坡在



詞的創作上，從形式到內容，不受限於既定規格，而能自由揮灑。

至於將「豪放」與「婉約」對舉，當作二種典範性風格，用以概括宋詞，則始自明代張綖。他在《詩餘圖譜·凡例》後云：

按詞體大略有二：一體婉約，一體豪放。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，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。蓋亦存乎其人，如秦少游之作，多是婉約；蘇子瞻之作，多是豪放。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，故東坡稱少游「今之詞手」；後山評東坡詞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」。

張綖的說法，明清人多引用。於是一般認為宋詞分成二派，一派是「婉約」，為「正宗」；一派是「豪放」，為「變體」或「別格」。「婉約」以晏歐為代表，「豪放」以蘇辛為代表。當然反對此說者也不少，大致認為「婉約」、「豪放」，不足以概括宋詞所有的風格。而「豪放」也不足以概括東坡詞的一切面目。並且，有些學者不承認東坡詞為「別格」、「變體」，生怕此一評語會貶低東坡詞的價值。

綜合言之，「豪放」狹義地說，可以用來形容一種氣象壯闊，骨力剛強的風格。東坡詞中，的確

有部分作品是這種面目，但其實數量並不多。我們之所以拿「豪放」去指稱東坡的詞風，並非在做「概括性」的描述，而是在做「突顯性」的表徵。東坡詞這種「豪放」之作雖然為數不多，但卻是發前人所未發，最足以「突顯」東坡詞風之不同於前人的獨創性。假如真要全面描述東坡的詞風，根據我約略的歸納，至少有清麗、奧衍、平淡、豪宕、超曠、沈鬱等六種風格（參見拙著《蘇辛詞》，台灣書店）。一般人所指東坡「豪放」之作，大概包括了豪宕與超曠二種，前者如《江城子》（老夫聊發少年狂），後者如《定風波》（莫聽穿林打葉聲）。一為英雄豪傑之氣概，一為隱者名士之風姿。至於《念奴嬌》一詞，實為這二種風格的結合，故前文說它豪宕為表，超曠為裡。當然，宋詞也絕非用「婉約」與「豪放」可以括盡。

「豪放」廣義來說，則指即是一種如前所述的創作態度，從形式到內容，不受限於既定規格，而能自由揮灑。東坡在這方面，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創作力。在內容上，他的作品不局限於描寫男女綺情，凡田園山水、弔古傷今、論事議物……，皆可歌詠。正如清代劉熙載《藝概》所云：「東坡詞頗似老杜詩，以其無意不可入，無事不可言也」。至於在形式上，其表現手法，或直抒胸臆，或比興託喻，或痛快，或委婉，皆不一而足。而對格律的規範

，則是誠如陸游所云：「不喜裁翦以就聲律」。他的作品並非全不遵守格律，只是文意所到，絕不斤斤受限於格律罷了。

至於古人說東坡「豪放」詞為「別格」、「變體」，這只是事實的描述，或對詞之風格前後演變的詮釋，並無「評價」之意。也就是說，在發生的事實上，東坡之前，那種情意柔媚而語言含蓄委婉的詞，稱它叫「婉約」，是大家普遍認同的標準風格，故為「正宗」。到東坡之時，另創一種氣象壯

闊而語言揮灑的詞，稱它叫「豪放」，因為是東坡所獨創，不同於前一種風格，故為「別格」、「變體」。而宋詞的發展，便是由婉約到豪放的風格變遷。這樣說，並不意味著「正宗」為優，「變體」為劣。作品之優劣，完全要一首一首個別去評價才行。像這首《念奴嬌》，事實上是變體，但在評價上，卻遠遠超過許多所謂「正宗」之作，而千古不朽。

文人書趣

漢武帝即位，徵求天下有識之士。齊人東方朔遂上書自荐，其自荐書凡用二千簡牘，武帝每日閱讀，兩月乃盡。東方朔文筆極佳，人又談諧滑稽。其書自稱：「臣……年十二，學書三冬，文史足用。十五學擊劍，十六學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誦二十一萬言。十九學孫吳兵法，戰陣之具、鉦鼓之教，亦誦二十一萬言。……若是，可以為天子大臣矣。」武帝讀後，深為賞識，立即下令起用東方朔。

